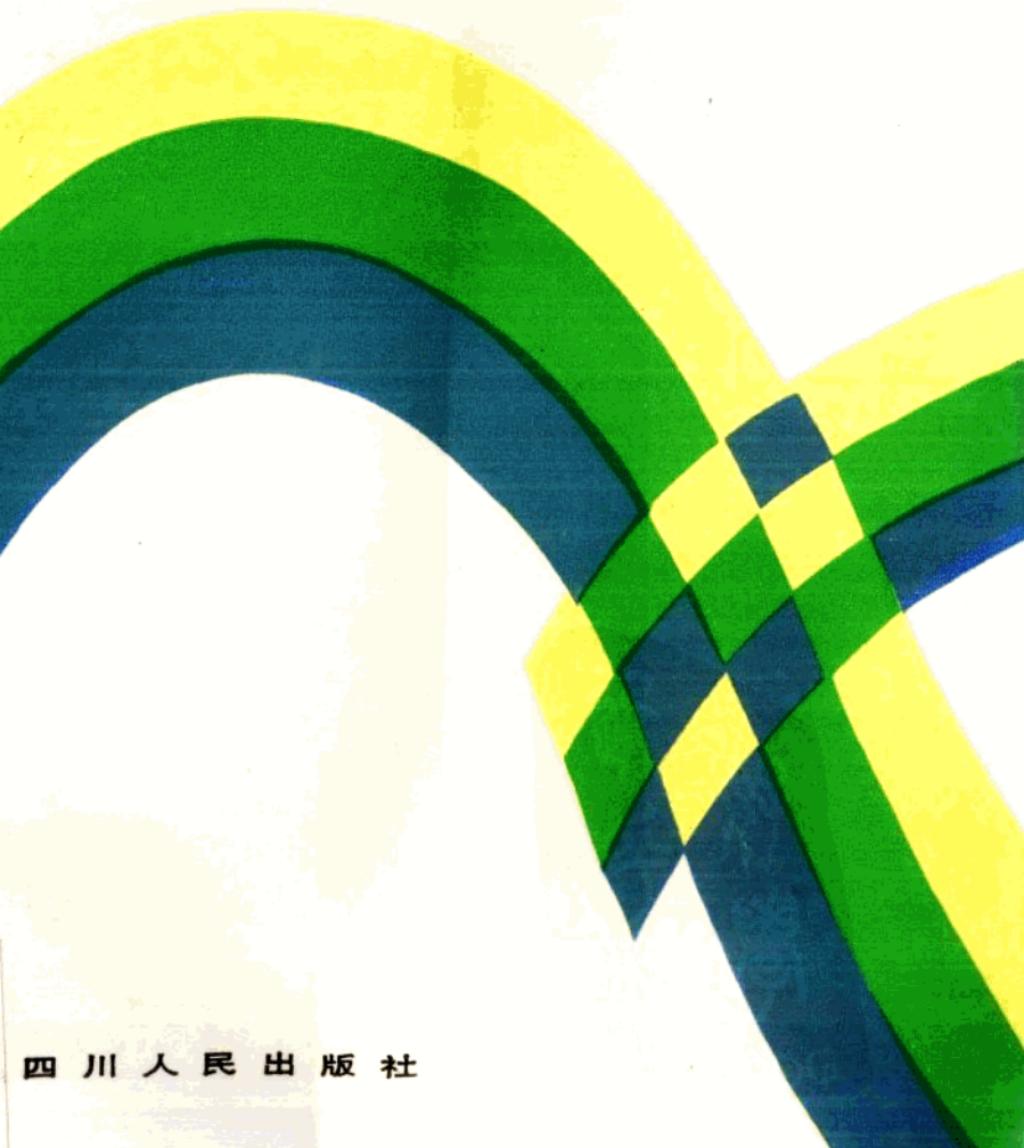


川剧大潮流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一山著《川西大潮歌》序

成都市副市长 朱永明

川西平原，沃野千里，春风吹拂，大地是一片绿的潮；改革开放更是时代的春风，天府之国掀起滚滚大潮了。

时代的大潮推涌出一批弄潮儿。

我国古代文学家枚乘是这样描写大潮的：“疾雷闻百里，日出内（同纳）云，日夜不止。”“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同三军之腾装。”“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限，逾岸出追……”。他用雷霆，用军旅来形容这浪涛之声威，之气势，以及它的冲破一切险阻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大潮，我们的企业家就是这支军旅中的勇士，他们冲锋在最前头。

战斗需要呐喊以壮军威，改革需要呐喊鼓舞士气。时代的浪涛已经震撼作家的心扉。他们迫切要求投身进去，感受气氛，吸取灵感，谱写出一曲大潮之歌。

于是这本报告文学集便应运而生了。

1988年初，成都市文联和成都市体改委联合召开了一次“企业家、文艺家联谊座谈会”，会上一致赞同，让企业家与文艺家

携起手来，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进，通力合作，编写出一本记录时代之轨迹、歌创业之艰辛的书来。

会后我市中青年作家和记者李林樱、乔瑜、徐联、曾智中、罗华俊、杨扬、徐林森、马及时、张大放、吴红、霍风、程选民等同志，深入到我市改革试点企业川棉一厂、成都轴承总厂、刃具厂、成都无线电一厂、国营773厂、成都市水产公司、宝元通公司，深入到川西地区军工企业814厂、208厂、川江仪器厂，深入到郊县的新兴企业双流绸厂等单位，采访写作。他们同企业家促膝长谈，彼此交心；广泛接触各种人物，了解各种背景材料。有的不顾长途旅程，亲自前往山区；有的为了核实细节，往返来回达十余次之多。作家们是花费了相当的劳动和心血的。现在一批硕果已经结出。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报告文学集，或写人，或言事，时代气氛浓郁，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真实而又立体地反映了我们川西地区改革的成就和艰难，主旋律是一首昂扬、奋进、激荡人心的大潮之歌。这是值得十分肯定的。

它是一个可喜的开端。编者告诉我说，这是报告文学丛书的第一本。他们的企业家、文艺家的联谊活动要继续组织下去。企业家呼唤着理解和支持，文艺家需要沉入生活之底。我们的作家是有光荣的使命感的，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作家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洪流，创作出质量更高的第二本报告文学集，创作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其它文学艺术好作品，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1988年11月26日

《川西大潮歌》编辑委员会

主任 朱永明

副主任 陈浩东

委员 史家健 张学果 康天才

张世成 罗华俊 高大伦

主编 史家健 张学果

目 录

- 《川西大潮歌》书名题签……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懋洲（封面）
序 言………成都市副市长 朱永明（1）
新闻人物张致祥………李林 樱（1）
云，只属于天
——记成都无线电一厂厂长韩景云………乔 瑜（18）
让光明普照大地
——记国营光明器材厂厂长白云清………曾智中（35）
他，创造了“红光速度”
记红光电子管厂厂长李铁 锤………徐 联 杨春燕（50）
竞技场上的女厂长
——记成都电焊机厂厂长罗宝森………杨 扬 木 杉（63）
追赶太阳的人们
——访成都量具刃具厂厂长刘国 定………吴一侯（77）
老板，要咖啡吗
——成都涤纶厂厂长贺正康外传………田 雨 邹廷清（93）
大丈夫当雄飞
——川棉一厂好厂长张丕庆之 路………张大放（102）
挥舞南拳向神州
——访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厂长姜治 中………吴绪民（115）
不竭江河滚滚流

——记成都配件厂厂长周天勤	霍风(133)
在飞旋中崛起	
——杨栋诚和成都自行车零件三厂	王蕴辉(150)
沱江河畔的歌	
——记成都第二纺织厂厂长严文彪	程选民(162)
迎着时代的呼唤	
——成都制药一厂厂长顾宝兴之路	吴晓林(176)
锦江畔的“芙蓉”新花	
——访芙蓉衬衫厂厂长刘绍先	田闻一(189)
大渡河纤夫曲	
——记国营814厂厂长邓阳仲	邓道显(202)
走出隐秘角	李新华(216)
上台阶	
——国营川西机器厂厂长李成华的事业人生观	石沉首之(227)
接力火炬的闪光	
——记国营川江仪器厂及其厂长于诚义	弓戈(242)
新宝元通的“强国梦”	
——记宝元通当代传人罗雄欢	吴红(256)
苏经理和他的百货大楼	臧瑾(271)
权老权的生意经	
——记成都市水产公司权光贵总经理	张大放(288)
地下商业街的经理们	弓戈(301)
西蜀汉子	
——访成都锅炉辅机总厂厂长刘锡全	徐林森(317)

邮江河的儿子

——访四川省、成都市优秀农民企业家李云高………马及时(332)

基 石

——记成都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谢道学………程选民(342)

枫叶的色彩

——记肇庆县粮油公司经理高栋良………汪光泽 张春英(357)

绿色的梦

——访成都市第一种子公司经理王永全………汪建中(372)

起死回生的沱江起重机厂

——记王永寿厂长………文 青(389)

金 马 人

——记岷江热压建材厂厂长王洪忠………张宏伟(402)

寻 觅

——记双流绸厂厂长尹育辉………张宏伟(412)

“龙”是逼出来的

——记天彭园林建筑队队长龙仁福………平 彬 益 本(421)

山沟头的铁汉子

——小记王福定………益 本 平 彬(431)

青春在坎坷的征途上闪光

——记“三八”煤矿矿长何乾虎………岳华富(441)

第三医学畅想曲………罗华俊(449)

新闻人物张致祥

李林 樱

气 豆 零

近年来，成都轴承总厂厂长张致祥，屡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又高又瘦的他，虽然前几年便年过半百，但说话时仍然语音宏亮，为了加重语气，常常使劲地眨眨眼睛、努努嘴唇。特别突出的是，似乎总是保持着“心灵上的青春”，和年轻人一样，充满行动的渴望和近乎狂妄的幻想，易于激动，有时爱骂人，不计成败，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新主意。

于是，成功和失败，赞赏和诋毁，喜剧和悲剧常常以一种奇妙的重叠，和他交织在一起。

1985年，他在四川省评比优秀厂长时榜上无名，但却被轴承厂职代会授予“锐意开拓的厂长”称号；

1987年，他被命名为四川省优秀厂长，并以企业改革的突出成绩成为1987年度全国机械工业战线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1988年3月7日，成都轴承总厂全员直接民主选举厂长，张致祥惨遭失败，票数屈居第二，再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1988年4月4日，成都轴承总厂职代会二届一次会议重新选

举厂长，张致祥以获得总选票81.1%的优势重新当选；

同年，他被命名为四川省优秀企业家……

他，和时代联系在一起。

暴发户

1986年一季度成都市和全国某些地区一样，工业生产直线下降，波及之广，幅度之大，出人意料之外。雪崩似的大滑坡造成全年的被动局面，当年全市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仅0.5%。

增产幅度小，经济效益更差。全市市属国营工业实现利税总额下降7.9%，上交利税下降8%。

成都工业生产的骨干行业之一——机械工业，上交利润下降4.3%。

这是自打倒“四人帮”以来从未出现的令人惶惑、骇异和丧气的局面。

许多厂长和部门领导抱怨政策多变、资金短缺、能源不足、原材料涨价……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严重怀疑、强烈冲击……

但在一片阴霾中，成都轴承总厂却阳光明媚，1986年较1985年，产值增长18%，上交税利增长31%，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1.65%（达1.3万余元），均为建厂以来最高水平。

更为可喜的是，在已有两个部优产品和三个省优产品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个省优产品和一个市优产品。
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厂，在全国轴承行业几百个工厂中，

已跻身于15个骨干企业之列，产值和税利居于全省同行业第一，全国第六，以致被同行业羡慕而幽默地称为“暴发户”。

数字是枯燥的，但却又是伟大而不可逃避的。它包含着美好的憧憬、强烈的激情，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有人怀疑地提问：成都轴承总厂是否享受了某种特殊照顾或“单锅小炒”？

张致祥大笑着回答：“我们主要的原材料——轴承钢——价格上涨了一倍，和别的工厂一样，经常的停电也使我十分头疼！但是，我们却在努力消化这些不利因素。”

在厂里，有人说：“我们轴承厂发的是改革财，而厂长张致祥对改革向来坚定不移。”

有人评论：“企业的形象就代表厂长的形象，张致祥和轴承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还有人分析：“有人称赞他，有人不喜欢他，甚至还有人怨恨他，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推动成都轴承厂飞跃发展中的作用。他不是一个完人，但却是我们改革大业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

而张致祥却俏皮而幽默地说：“我是政工干部出身，1982年以后担任厂长，这几年我只干了一件半事，一件是上大型轴承，半件是企业内部改革……”

“敢死队”闯进“无人区”

1983年风和日丽的春天，张致祥和生产科长一起，跨进了铁

道部物资局机电处的办公室，他用浓厚的山东口音说：“我们愿意批量生产铁路车辆轴承！”

“你们？”铁道部的办事人员眼睛一亮，热情地站了起来，“请问你们是哪一家工厂？”
“成都轴承厂。”

“哦……”对方声音拖长了，眼睛里的光亮变暗了，慢慢地坐下来后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们……

迎着对方轻视的眼光，毫不“心虚”的张致祥变得激动起来：“今年我们保证完成1300套。少一套，用我的脑袋顶上；少两套，用我和生产科长两人的脑袋顶上！”

这种性格化的口气和语汇，哪里像个“五十而知天命”的人！

类似的戏剧性场面也曾在国家机械工业部的轴承局出现过，轴承局的干部也曾用疑问的口吻反问他们：“你们想生产铁路车辆轴承？”

这些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机械设备中，凡有发动和转动的地方都需要轴承，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曾命令德国的空军首先要轰炸苏联的仪表厂和轴承厂，因为失去轴承就等于一个人失去了双脚。发达国家在铁路运输上，早就用轴承代替了轴瓦，将火车的效率提高了一倍，甚至三倍、四倍……但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却仍然普遍使用古老的轴瓦，载重少、速度慢。尽管国家拟订了改造计划，但由于这种轴承精度要求特别高，除铁道部直属的南口机车车辆厂于1978年开始制造外，对其他轴承厂——包括哈尔滨、瓦房店、洛阳这些土生土长的“三大家族”，也属禁

区。企业金卡一星二星由照。“肉颤天边腰颤脚颤”非若飞承此
但是，张致祥却胸有成竹，他了解自己工厂的技术潜力。
1979年，工厂曾试制成功铁路车辆轴承，而且近年来，工厂许多
产品已远销欧、美、东南亚及港澳地区，并获得了好评。

更重要的是，作为改革洪流中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他十分重视研究市场，于是，对未来、对发展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敏锐和直觉。他明白，取消指令性计划后，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停滞不前，就意味着被淘汰，他必须学会为未来的轴承厂工作。他仔细分析了工厂当时的状况。1000多名职工的轴承厂在成都仅仅属于中型企业，在全国同行业排在二十几位，全部产品都是大路货。这些缺乏特色的中小轴承，全国从几万人的大厂到几十个人的乡镇企业都在生产，配套骨干用户很少，常常受到市场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为了轴承厂的未来，必须使自己具有看家本领，“象俗话所说的：‘生产出拳头产品。’”

大一而出差北京时，注意攫取信息的他，得到铁道部将用轴承代替轴瓦，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将需要价值数亿元铁路车辆轴承的信息。于是他决心组织全厂力量，把已经试制成功的铁路车辆轴承迅速转为批量生产。

但是，他的主张并没有立即为大家理解。

除了某些上级认为他“异想天开，不自量力”外，厂内部分干部和工人也吵吵嚷嚷。

理由之一是：铁路车辆轴承要求高，结构复杂，加工难度大，企业里设备不配套，国内几大家族都没有生产，小小的成都

轴承厂岂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理由之二是：办企业、搞产品讲究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铁路轴承买主只有铁道部一家，万一他不要，岂不是“东方不亮西方也漆黑”，在“一棵树上吊死”？理由之三是：我国的铁路属于半军事性质，万一轴承出了问题，小则个人身败名裂，大则整个工厂彻底垮台。

总之一句话：风险太大！

但是，张致祥却决不动摇，他深思熟虑后说服大家：“不干这个又干什么？第一，国家需要；第二，我们试制过，摸索了经验；第三，我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有生产的能力；第四，不抓住这个产品，成都轴承厂休想改变面貌！我们在四川省二十多个轴承厂中算第二大厂（仅次于重庆），不能跟穷兄弟争饭吃，要有点姿态，有点志气。退一万步说，即使出了问题，坐班房我去，亏损了我不拿工资！”

他全速行动起来。

生产铁路轴承必须对工厂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六五”期间，有关方面却没有给成都轴承厂安排技改项目。于是，他一大早便骑着自行车赶在局、市、省各部门上班之前，守在办公室门口，满面陪笑，向那些年老的和年轻的干部反复陈述，苦苦央求，激昂慷慨地保证，一次、两次、八次、十次……终于说服和感动了许多人。工厂被批准进行局部改造，并得到了省计经委和财政厅给予的技改贷款295万元（其中195万元是无息贷款）。

企业领导人的速度就是整个队伍的速度，成都轴承厂当年便进行了改造，当年便成功地生产出铁路车辆轴承1301套。

而当时，全国有名的几大家族竟没有一家完成铁路车辆轴承

的生产任务，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小小的成都轴承厂占领了大厂没有占领的地方，并且领导着轴承行业的生产方向。

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1301套铁路车辆轴承使整个工厂在机械工业部和铁道部树立了崭新的形象。自此，部里的同志便常常戏称张致祥是“敢死队队长”，他的同事是“敢死队员”。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工厂发展中的里程碑。随着经济效益的成倍增长，全厂职工看到了锦绣前程的希望之光。与国家宏观决策同步的工厂微观决策，是时代的象征，改革的象征。

第二年，工厂进行了第二期技术改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197726”铁路货车轴承等达到国外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1985年，全国五家生产铁路车辆轴承的工厂进行质量评比。唯有成都轴承厂的“197726T”获得了机械工业部部优产品称号。

1986年，成都轴承总厂生产铁路车辆轴承1万9千多套，占全厂总产值40%左右；1987年，又提高到2万5千余套。

他喜欢“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句俗话包含的哲理。1985年元月出差北京的一个晚上，在旅馆的电视机屏幕上，他偶然看到了湖南派几百辆汽车浩浩荡荡赴山西拉煤的镜头，于是便敏锐地感觉到汽车工业将有个大发展，汽车轴承将大有可为。果然，这年7月，赵紫阳总理宣布，汽车工业已进入黄金时代。成都轴承总厂迅速建立了汽车轴承生产分厂，并成为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企业集团的正式成员，专门提供轴承配套。

以后，北京中美合资的汽车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也大量使用他们生产的汽车轴承。

他带着强烈的感情和责任心进行工作，劳累后的心跳过速曾使他几次在厂内晕倒。有人曾问他胆识和魄力来自何方，他便讲了这样一件事：

“1985年我访问联邦德国的FAG轴承公司时，在施韦恩福特市，一个名叫霍勒宁的专家请我们观看他拍摄的纪录片。

“银幕上出现了香港五光十色的街道和大厦，漂亮的游船和船上衣饰华丽的红男绿女，真是花花世界。但以后又出现了在广西美丽的桂林山水中，破旧的木船上载着尿水，戴着大斗笠的船工在吃力地用双手摇橹……”

“我明白这些镜头的画外音，我控制不住自己了，马上大声对主人说：的确，中国的山山水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请转告外国朋友们，经过30至50年，我们一定会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前几天，我看到了美丽的威尼斯，中国，也有这样美丽的地方，几十年后，请外国朋友们再到中国来看一看……”

是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坚信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才实现的一切，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在几十年后达到，但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说：“要叫人相信社会主义，就要干，要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干出来。现在我们还落后，也不先进，别人当然不会相信。因此我们不能等、不能叫、只能干，要问什么是我的思想基础，这就是！”

再闯“禁区”

1986年元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成都轴承总厂接待了以日本神

户大学教授藤本昭为首的日中经济协会关西委员会考察团，这件事在厂内外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近年来，为了不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都轴承总厂曾接待过来自瑞典、西德、日本、北欧国际技术财团的许多客人，但这次的客人却不同。

首先，藤本昭教授等是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邀请，自费来华考察；其次，国家体改委竟直接发文点名要到成都轴承总厂参观访问。

这是引人瞩目的安排。省市一些部门，甚至包括一些记者都纷纷打听其中的奥秘——成都轴承总厂有什么背景，什么渠道“通天”。

其实，奥秘在于，近年来成都轴承总厂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实行的“效益结构工资制”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

头发花白、长着两道浓眉的藤本昭教授和团员们参观了厂区，和工厂领导人座谈了工厂进行改革的情况——特别是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临走时，郑重地对张致祥说：“如果我们要寻找合作的伙伴，就要寻找你们这种具有活力的企业。”

回国后，他们邀请张致祥去日本考察轴承行业最新技术。

1987年3月初，张致祥被指定参加全国企协、经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在北京举行的深化企业改革论坛会，在会上，有人问他：

“企业的活力到底来自哪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除了政策之外，根本在于内因，为了具有自身的活力，必须不断进行改革。”

他不是在口头上清谈，而是精力充沛地冲锋陷阵，在考验甚至攻击中，从不停止探索，一个方案不行立即再试另一个方案。他常常对助手们说：“我们不能坐等中央文件和省市文件，应该开创、闯路，勇于贡献，甚至勇于牺牲。”“在伟大的事业中，即使失败了也是光荣的。”

1982年担任厂长后，他和助手们对厂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结果触目惊心。劳动纪律涣散，管理部门人浮于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发现，厂内某部门职工，仅三分之一在干本职工作，三分之一在干私活，三分之一在闲逛或者睡觉；某车间200多人，全月不出勤的达6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最高纪录仅6100元。

“大锅饭”和“铁饭碗”锈蚀了职工队伍，整个队伍萎靡不振，失去了可贵的士气。

于是，象对待铁路轴承一样，他闯入了许多人不敢闯入的另一个“禁区”。

他多次果敢地冲击干部制度上那种“一纸任命保终身”、“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实行干部聘用制，多次调整管理机构，每次调整都更新了一批干部，促使干部素质有所提高。

当然，他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能力不足而被“下”了的干部中，也有一些不服气而“能量”很大、关系很通的人，他们鸣冤、告状、上访。于是上级打来电话，甚至派人调查。

好心的领导曾担心地让人转告：“告诉老张，现在中央的一些政策都还没有定下来，自己步子不要迈得太大！”

随之而至的背后谩骂直冲他来：“他还不是想学外国，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国人放屁也是香的！”